

由我虛構的故事

你被突如其來闖進腦海中，關於大夥最後一次從隔壁廁所的門板間偷窺駱駝打手槍的記憶嚇了一跳。不合時宜地，在駱駝的告別式上想起這檔齷齪事。

高二那年，班上表決通過透過抽籤決定值日生。歪打正著地你跟駱駝合力當過幾次值日生。第四節下課前十分鐘你們照例先離開課堂，前往蒸飯間抬回班級的便當。你還記得那天天空湛藍的發燙。捲雲層積雲堡雲……天空讓你聯想起如明信片裡的景象：蔚藍的海水激起浪花、骨白色的沙灘一望無垠、海鷗飛鳥盤桓……你不知何故，似乎所有冒險故事的開頭總是風和日麗、鳥語花香。

駱駝說他突然很想拉屎。雖想管他去死，但你總也不願任由他彳亍ㄚ、在校褲上，只得由他。當時時間明明多到快要爆炸的你終於等不下去啪啦一腳踹開大便間的門。眼前的一切令人怔忡。駱駝握著他已經勃起的陰莖搓揉。原來他打算抽空打一槍咧！真他媽的屌，你開始對他另眼相看。

隔天晚上你就趁著大夥齊聚車站附近有名的補習班時，加油添醋地轉述這故事(只因補習班的出席率比學校要高的多!)前排幾個黃綠制的女孩一邊偷聽一邊假裝在寫數學習題。你們故意想親眼目睹女孩們漲紅側臉，假裝轉動手中筆蕊，好讓自己不因低俗的笑點而笑出聲的窘態。你忘不了那些名校女孩，以及她們故作矜持制服底下，存在想像中嬌羞、蒼白、濛濛的身體，纖細乳房的柔軟觸感，因為認真寫考卷而顧不得垂落耳際的幾縷鬢絲。

關於補習班：

後來我真的很後悔跟以前同學提起營隊的事。無知的那些庸眾甚至以補習班稱之。正常人不可能將「營隊」跟「補習班」搞混。我還記得大夥都去的那間補習班。兩三百個十七八歲的身體，像是填補容器般地被壓縮進一間封閉的大房間。綿延無垠的課桌，以及高度遞增的鐵椅。坐上最後一排的鐵椅，頭頂幾乎與天花板同高。你們可能都屬於懶得早起排隊劃位的那群，於是每次上課只得盯著前方的小電視看。這不是函授課程，你如果視力夠好還是勉強能瞥見老師細小的光影，在遠方的狹長白板之間閃滅。

首次補習，我對那崇高而遼朗的景象，薰陶出一股想膜拜的衝動。每間學校色彩鮮豔的制服，依序整齊地排列。我回想上次目睹這幕不是哪個威權時期才有的國慶閱兵大典。口齒清晰的廣播、整齊劃一的隊伍、學生們以制服顏色羅織的國家民族大義口號……我還記得我正前方坐了一個附中的女孩子。其實除了色系，我分不清名校制服的小小區別。不過我認得普魯士藍的窄裙，那是數量失衡的附中女孩，專屬的矜貴與榮耀年代。我記得我故意將筆轉掉好幾次請她替我撿

回來的幼稚把戲，她白皙背頸有幾點淡赭色的雀斑，以及薰衣草洗髮精的香氣。

我其實早就受夠與那群十六七歲時認識的男孩們聚會。一群狐群狗黨窩在包廂，不然就抽煙，打撞球，順邊虧著酒銷小姐。我已快記不清那輝煌的似水年華。只是那時天空還很澄澈，每個秘密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守，每個誓言都還奏效。陽光燦爛，幾具在光影底下暴躍著，熠熠閃亮的年輕身體。

每次聚會，大家總還保持以前的模樣。台灣啤酒，淡煙，滿嘴幹呀啣的，一籬筐黃色笑話。但我明顯察覺之間的不同。那時候天空呈寶藍色，沒有一絲浮雲。人類只要循著階梯，就能抵達神的居所。青春就是如此，那時因強熾地難以逼視，如今卻因太過黯淡，而不忍卒睹。

記憶被毀壞，然後重新砌垛、生成。我跟一群年齡相仿的學員坐上遊覽車。一開始，大夥在車艙裡怯生生地自我介紹。鮮少人掏出名片，大部分學員會將自己的小品文、短詩、隨筆印製成書籤或紀念牌之類的，彼此交換……不過我可不屑。我從高中就已經是個「文藝創作者」。就像洋基隊的兩百勝老投手「穆帥」穆西納。就算某次表現未如預期，但在那台灣什麼光跟前總還雄姿英發、氣宇軒昂。

其實我覺得講師陣容、講題、輔導員的獲獎資歷……皆無足觀。文藝營的廣告單上以腥紅色的海報體，歪斜扭曲似血書一般的幾個大字——「作品門診」。無庸置疑，我的作品與「有病」、「治療」等詞彙毫無關聯。「就當作例行體檢也可以啦！」我慶幸自己健康觀念正確。即便健康指數符合最高標準，清晨非得去公園練甩手功和王永慶家傳毛巾操的外公，就是在定期的健康檢查時，驗出結腸末端的良性腫瘤……

何況我已在這幽隱曲折的路耕耘那麼多年。何況我身為一個資深的文藝創作者。

第一堂課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氣派的霧面玻璃門快速開闔，蓄山羊鬚、臉頰鬆垮、五官有些猙獰的男輔導員排闥進入教室，並在白板上嘖嘖嘎嘎寫下幾個難看的字。那是門診時刻表。我很幸運排在中間偏後的號次。我想要利用機會，旁觀他人接受診療的過程。

關於旁觀他人之痛苦：

前面幾個學員表現滿平穩的。他們從診療室拿著整疊稿紙回來，如獲至寶地將它們塞進背包，靜悄悄地離開候診室。大概怕別人公佈自己的病例吧我猜，可憐的家伙。我幾乎可以猜到他們的診斷結果。醫師八成跟那些假文藝青年說，

「喔！這篇寫的是去年死於癌症的外婆吧，這種慢性病呀滿難治的咧……」 「從南洋打仗回到老家的爺爺是嗎，等一下跟護士拿藥單去批價！」 就跟痛風、五十肩、糖尿病、香港腳……無法痊癒的痼疾最後往往成爲身體一部份，有一天，若它忽然痊癒，反而宛如斷肢的殘廢幻痛。我想到那本古老的章回小說——修練成精的猿猴化身爲白衣秀士，憑神技妖法護送高僧前往西天取經。漫天神魔，方寸寶塔，只因那些殘缺原本就與此皮囊休戚與共。若真有上帝或那一類的什麼……「祂」的職責即是目睹痛苦活著的人們，肉身道場，然後立地成佛。

就在我玄學式的漫遊尚未結束時，全教室的學員被唐突的嚎啕哭聲震懾。聲音來源是剛剛走出「診間」的女學員。我在剛才的遊覽車上看過她，當時只覺得她是典型的文藝少女。戴著眼眶般大小的眼鏡，乾淨卻欠缺養護的披肩長髮，延伸及腳踝的長裙，短版的針織背心，素色方頭娃娃鞋。小的時候大概就去社區附近的山葉鋼琴教室練琴，且學心算和速讀，國中時投稿不流暢的華麗文章而登上學校校刊，大學在國文選修的老師推薦下登過幾次名不見經傳的副刊。

雖然這樣的觀察可能流於刻板，但在遊覽車上時，我只花了兩秒就完成她的人生側繪。

文藝少女大哭出聲後，全班學員向我們這邊窺探了兩三秒，很快又恢復原來的姿勢。只是有些窸窣窸窣的聲音從四周抽芽般滋長。就在她大概哭到了一個段落，收拾背包準備離開時，沒別人多瞅她這邊一眼。我想這是最後機會了。

「你還好嗎……」雖然絕非我的菜，但我還是先使出把妹的最高層次戰略。「你不要太在意『醫師』說的話比較好。」

「他們說，說從文字到結構，到情節，到最後的結局……全部都有問題。」她似乎已發現剛才的失態，開始刻意壓低聲音講話。「還有，說我的小說完全沒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很空泛的評語呢。

「可能你……可能沒有給他們看你最好的作品吧。」我也給她很空泛的安慰。

「後來想想，我現在也這樣覺得耶！」她似乎沒發現我話中的反諷(irony)，令人驚訝的，她比我想像中還快恢復起自信。

「可能我不該拿得□□□文學獎的這篇，他們說像這種層級的文學獎，其實……」

她說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文學競賽，比起我高中時得過的○○獎還要高出好幾個等級。就好像人家打到第三關的魔王，我還在找史萊姆練功似的。我

拾起背包，活像聆聽判決般走出教室，在走廊的盡頭轉了一個小小的彎。曾有個滿腔熱血矢志救國救民的作家說，「人走多了，自然就成了路」。但我想走在一條原本就錯了的、荒腔走板的路上，誰先轉彎大概就離救贖近那麼一點點。

關於時代意義：

最近電視上流行一個博奕式的綜藝節目。主持人與來賓宛如身處賭城，賭桌擺滿骰子籌碼。在節目的第一段，自稱「至尊」的兩位主持人，表情誇張豐富地帶起了一個不知其名的遊戲。這個遊戲是這樣玩的，由助理小天使開始，主持人與來賓按照一定的節奏旋律進行聯想。你忽然驚覺，那些箇曾經耀眼明亮隨後黯淡無光的時代，最後都可以簡化為這個「聯想遊戲」中的拼湊規律，生硬地在你記憶韌體裡留下幾個分鏡、一個短詞條、或一朦朧飄邈的截面印象。浮光掠影，光怪陸離。

你稍不注意，遊戲就已經開始。「講到無殼蝸牛，我就想到野百合。講到野百合，我就想到拆區。講到拆區，就想到兩國論。講到兩國論，就想到九二一。講到九二一，就想到車禍。一講到車禍，就想到許瑋倫。講到許瑋倫，就想到邵曉玲。講到邵曉玲，我就想到特別費……」在電視節目中，遊戲要進行到某個反應遲鈍的傢伙，講不出話或口齒不清為止，然後那個倒楣鬼就得接受被許多塑膠槌子、餅乾盒槌打的懲罰。但在現實生活中，你無法預測這樣的聯想要到何時為止。就像收看早就知道會輸掉的棒球比賽重播，但過了原本應該落後的局數，雙方卻持續僵持。十一局、十二局、十三局……時間在延長著，你汗流浹背，膽戰心驚。

那是上大學後不久的事，駱駝突然單獨約你出來打牌。你不知道他幹嘛來找你，他在電話裡說，記得你以前是歷史小老師。媽的不知道有個狗屁關聯。後來他放在你面前的表格，果真像極一份歷史作業。年月日、事件內容、歷時與影響。他說他在統計一些大事件，想請你替他補足。你以指尖搜尋，讀著表格裡神經質的端正字跡。學運那一欄你看了半天也讀出不所以然。「無殼蝸牛夜宿介壽路」這一項你好像有點印象。之前你為在大學附近租間房好方便和女孩子同居，去租房仲介登記處時他們還和你提過。駱駝在這欄後面的「影響與備註」欄中，寫著「凱達格蘭」、「天安門」、「紅衫軍」、「納斯卡線」幾個不連貫的詞彙。你他媽搞不清楚這個傢伙腦袋有什麼問題。然後，你發現每個歷史事件後面都有幾個備註的成語。「蔡依林」這一條後面接了「小巨蛋」、「跨年」、「超人裝」和「倒掛金勾」。「閏八月」後面接了「921」、「大停電」、「大淹水」、「恐怖攻擊」和「名牌環保包」。最令人費解的是「李連英」這一項，後面的詞條多到溢出□□外：「319」、「小姦姦」、「天下為公」、「集點換公仔」……

你壓根沒想到，那些珠圓玉潤連綴在一起的大時代，竟然最後只得記載成為

如此平面、毫不算數的記憶斷面。「要不你寫一些自己的事，這樣比較好聯想」。一直到很後來你才預視到，你與駱駝午後的對談，其實已掌握住了一塊叫歷史的軌跡。你的建議改變了故事的走向，更動原本角色善良誠實、饜澀天真的可能。於是本來言簡易賅的故事非得向崩壞隳滅的那端邁進。

關於駱駝的小歷史：

據醫學報告指出，人類的記憶儲存於腦葉前緣一處稱為「海馬體」的區域。就那篇報告看來，記憶似乎很像被裝入快捷箱子裡的貨物，數以千計的資料整齊陳列。但其實當我們認真去追憶某件事情時，它反而像極深埋於幽邃闊黑海溝底下的，一種持續生成、變形、轉移的透明物質。越是靠近核心，那深海底悶噲的壓力就益發穠稠。直到我們從難以忍受的酸楚中抽離脫身。

我發現自己從小就擅長曲解某種理論或邏輯。小時候媽不知道聽哪個阿姨說，魚肝油可以預防假性近視，所以替我買了一罐三百顆裝。結果我邊看卡通邊把膠囊當作零食塞進嘴裡，只一下午就把三百粒全給嗑光。後來是我不知何故，硬把頭給鑽進陽台的雕花窗櫺的縫隙中卻拔出不來。麻油、嬰兒油、痲子粉、凡士林、甚至 KY 膏都派不上用場。

而這個故事的終端是，駱駝他老媽羞赧地撥打么么九，耗費社會成本拯救你眼前這個——現在看來讓他頭卡在洞裡好終其一生反倒適合——的悲劇性角色。總之你第一次聽那傢伙說他那些微不足道的荒謬故事，在東區後巷茶街耗掉一下午。但你不覺得浪費，因為後來的故事讓你覺得一切值回票價。

關於附中女孩：

第一次約會是由我發起的，沒有太花俏的表白伎倆。最後一堂數學課下課通常超過十點半，有些自以為帥氣的傢伙必定牽著鮮豔制服的女孩子，窩進南陽街口的虱目魚羹店。那當然不是什麼時尚華麗的場所，但當時的男孩們宛如走進現在動輒千金，品嚐得到頂級黑松露、薄酒萊、爆米花倒在地板喀啦喀啦響的敦南夜店般趾高氣昂。十點二十七分，我抓緊機會最後一次將筆甩進前排，附中女孩狹癩座位縫隙間。在筆蓋上挾帶約她吃宵夜的紙條。

我已忘記當晚跟後來的女友——當時的附中女孩到底聊什麼。我想大概是童年時紅極一時的卡通節目，某個藝人的八卦、還有對經濟地理課「躉售指數」公式的質疑吧。我只記得她有一個極其普通，雅婷或雅鈴的名字。住在台北南區的舊社區。以及我們當晚點了一份蚵仔煎、兩碗米粉湯加貢丸，而且是我為了裝闊搶著付的錢。另外就是，當天凌晨在荒涼的博愛特區，我在附中女孩背後維持著約兩步半的距離，陪她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從南陽街沿著公園路、穿越當時的新公園、貴陽街、外交部、國家圖書館、仍喚作的紀念堂的偌大廣場，最後抵達愛

國東路的公車站牌。原本霓虹閃爍的街也爲之顏色疲憊，張致感傷。我抬頭，差點誤以爲這滿城的璀璨是爲了將光芒留給深夜的小情侶。天真無邪，前程似錦。

送她成了那陣子的例行公事。她完全是我喜歡的類型，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們雖然有「跟她這樣應該算是在交往了吧」的默契，卻從來沒有牽過手。我本來希望可以跟穿綠色或黃色制服的女孩交往，但她卻是附中的。希望認識皮膚白皙的女孩，但她膚色卻呈現偏黃的小麥色。眼睛雖然大卻是單眼皮，臉頰兩側如少女般浮泛一圈嬌羞的雀斑。但高中生就是這樣的族群，整個校園總陷入不思議的雷同中而難以自拔。不知道誰先辦了扣機，全班旋即人手一機，利用午休時間偷跑去電話亭傳呼自己，好讓鈴聲大作。不知道哪班最早決定要在校慶園遊會時推出鬼屋探險，結果最後有十幾個班都將自己教室窗戶貼滿漆黑玻璃紙。我們在制服、校歌、朝會、規訓以及桎梏中煩躁卻又耽溺。簡單而清新旋律，輕易譜出那個世代的青春歌舞片。

「你·還·沒·有·跟·我·表·白·啫！」像是提醒什麼似的。某個凌晨附中女孩臨搭公車前，回頭對著我大喊。字與字之間抑揚頓挫，音調分明。我這時才發現滿街的鹵素燈搭配滿天星斗，氤氳成一片濛曖迷惘如夢境中的的景像，虛無飄渺，歌舞昇平。

關於範田紗紗：

那天一如往昔，晚自習還沒打鐘港仔就傳紙條過來。「等會下課打撞球」。你們用氣音大聲地回他幾句粗口。幹！好像明天不用考模擬考似的。但你們還是像西部拓荒片中，明知眼前的決鬥凶多吉少，卻打死不退的勇敢牛仔。「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哪個傢伙豪氣干雲地默背一句沒在模擬考範圍的詩。你本來是不想去的，隔天要考三科。數學、英文、經濟地理，媽的沒有一科你擅長。但港仔如遍天烽火狼煙的斥候星夜兼程傳來第二道密令，教你興致拳拳。

「駱駝說他會帶她馬子過來！」

「你叫他去吃屎比較快啦。」你們不管教官還在走廊上打他的長壽破淡煙，就異口同聲地大吼。這句幹譙語似乎從那時候開始，就與你們心目中的駱駝緊密連結在一起。

就在你們因爲港仔那白痴把母球給彈出球檯，幹聲四起的當下，駱駝緩慢如走伸展檯似的，來到你們位於地下室的包廂。身後跟著一個身材纖細、面貌卻模糊的附中馬子。大夥人盯著他倆，噤聲半天。你壓根記不得你們怎麼從當時那「你媽的駱駝還真的交女友」的激憤、錯愕、嫉妒與狼狽的情感中恢復。

後來，你們在背後管那女孩叫「範田紗紗」。名字雖長，卻不算陌生。那是當時風靡我國以及我們班的一一AV 女優的名字。因為學校下達公文，希望各班推舉出「圖書股長」，於是我們班委請圖書股長設立「流動圖書館」。同學相互集資作為購買色情影碟之用，在由圖書股長負責保管，建立完整的借還期與租賃金制度。臨到畢業時，虛擬圖書室已琳瑯滿目、汗牛充棟。你對飯島愛、小澤圓這類一線女優當然如數家珍，正因為範田並非一開始就平步青雲，於是她的傳奇演藝生涯，更讓你們肅然起敬。

這仍得從歷史說起。教科書中寫到，李唐時日本派遣唐使駐華，此後即深受到儒家文化薰陶。八零年代初期，由大藏省直轄的「日本影音倫理審查協會」式微，色情影像工業大行其道。而工業化的帶狀生產線也根據女演員的等級，配合尺度、題材予以分類。隨著薄格、無碼、戴套到中出，女優長相層層遞降，而更誇張的戲碼——SM、飲尿、食糞、肛交、繩縛、獸姦、群體汁男顏射……聲色犬馬，別開生面。而敬業的範田紗紗在尚未整形走紅前，據說從不挑片。無論是多麼低劣的題材她都無條件配合。

駱駝的附中女友，像極整型前的範田紗紗。

話雖如此，我們絲毫沒有瞧不起範田的意思。她確實不算漂亮，是台北街頭常出現的高中女生。因為腿細所以穿改過的制服短裙，馬尾紮的很俐落，眼皮雖然單卻清新可愛。不過你總覺得，她在單純與可愛的基底中央，摻雜些不屬於這個年紀的世故與感傷。這樣說可能過於抽象，你想還是換個方式。雖然那天在彈子間看到她時，她穿了一件寬鬆棉質外套，卻還是依稀看出飽滿的乳房呼之欲出。「欸，駱駝，奶大很爽嗎……」趁著範田紗紗去洗手間，你本來正想諮詢這檔事，沒想到被鄰席的嘴炮搶白。「渡盡劫波兄弟在，話題還是在乳房」。你對自己竄纂的打油詩非常滿意，吟詠再三。你想如果駱駝還活著，你非得問問這位資深的文藝創作者。「老哥，覺得我這詩寫得還不賴吧？」或許你當時就隱約察覺，眼前的這個故事，必然得向崩壞的前進。

關於獲獎通知：

接到獲獎通知是從我提前結束營隊後幾週的事。我按照之前整理的大事紀，寫了一篇關於青春懷舊的小說。情節大抵上是描述正值聯考的夏天，我跟附中女孩的故事。十八歲的夏天，很快地陷入熱戀，然後很快分開。但我依然清晰地記得：女孩背頸薰衣草的香氣。掌心濕滑的汗漬與小小溫暖的熱氣。露趾涼鞋的太陽曬痕。她細小可愛的指頭從涼鞋罅隙中竄長而出，就像童話故事中，那誤穿了紅舞鞋，只得獨舞不歇的小女孩。步伐輕快，旋律悠揚。

但這樣的喜悅只維持很短暫的時間。校刊刊登後的不久，我接到一封印燙有

「□□法律事務所」浮水印的短函。言簡易賅，我被指控抄襲某位□雅鈴或□雅婷女士的作品。隨函並付給我一本作品。以張狂鮮豔的金銀色系作為封底，書腰更有幾句欲蓋彌彰的推薦辭：

「新生代國民作家」

「青春懷舊魔術師的創作原點，讀者口耳相傳中的夢幻逸品」

「探處記憶，醞釀青春，再也不能說的秘密」

「充滿恐懼、迷惘、淒涼、清新、可愛的校園青春輓歌」……

那是附中女孩的故事。我們的故事。我雙腿酸軟，眼前蒼茫。我翻查《辭海》，找到存證信函中對我指控的那詞彙，在該詞彙下，附帶並置了有好幾種同義詞——「蹈襲、抄襲、臨摹、竊取、剽竊……」但諸多詞語卻只有一個解釋：「泛指盜竊他人作品或靈感之行爲」。但我不是，我恨不得像個情緒作太滿的台製偶像劇演員，跑去驚濤裂岸的荒涼海邊鬼吼絕叫。當時我唯一想到的就是，約她出來進行某種程度的協商。我憑藉自己微薄的法律知識推斷，最好要找個人陪同以爲佐證，剩下就是祈禱這位雅鈴還是雅婷小姐念在往日情懷高抬貴手。

關於 32F：

有時候你常在想，要是那時你在志願卡填上幾個媽的文學院科系，說不定你現在已經變成作家了。大一國文課的老師說，作家與唬濫和故弄玄虛的預言脫不了干係。你依稀記得那個啤酒肚大得有如裝滿一箱海洛英般的老師，抄了整個白板的潦草筆跡。《三國演義》是「三虛七實」，《西遊記》是「三實七虛」，至於《紅樓夢》，「假作真時真亦假」……

不過你敢以剝□□的氣魄發誓，接下來的記憶絕對無庸置疑。範田紗紗忽然打電話給你，據她說她從你們畢業紀念冊上找到你的電話。範田說對你們系上開的一門必修很有興趣，請她在下次上課替你佔位。你對於她交淺言深的要求感到無所適從，你甚至不敢問她跟駱駝是不是分了。

那天恰巧午後雷陣雨，兩點到五點的課，範田紗紗拖到四點四十五才縮著纖細的軀體竄進教室。她與你彈子房那次的印象相差挺大的。嬰兒肥臉頰消瘦不少，打了腮紅粉底和金蔥眼妝，貼滿亮片的低胸背心。似乎暴露乳房的比例與角度，都經過後設的微觀調控……你還在納悶，這依然貌似女優的馬子對外幣定存以及債券沖銷理解多少時，紗紗搶白似的說她全身溼透，要向你借宿舍的浴室。接著像水到渠成的三級片一樣，你們順理成章地做了。

如果要問你對範田紗紗殘廢的印象，大概就等於是對「32F」的印象。雖然據範田所說，乳房過大就勢必下垂，否則就是手術後的假奶。但我還是覺得 32F

下垂的幅度非常誇張，好像灌滿水卻疲軟的汽球、不過值得讚許的是，範田的乳暈和乳頭仍然保持十元硬幣的比例。首先在她踏入狹仄浴室後，你從後面插了一輪。結束後她宛如與你同居般，全身赤裸蹲踞在電視前看棒球轉播。(洋基對印地安人的三連戰！)或許因為浴室霧氣氤氳的關係，你忽然覺得範田紗紗光滑白皙的裸背彷彿被勾勒一圈圈的靈光，有一種聖潔而虔誠的氛圍籠罩整個房間。你仔細觀察她，身形瘦小、四肢修長、挑染的亞麻髮色在濕濡後色澤更為鮮明。尤其是嶙峋模稜的背骨、與前胸飽滿垂涎的巨大乳房產生極狎邪的落差。她瑟縮於和室椅的幾個角度，如同受驚而惶恐的小獸般微微顫抖。

你拿毛巾幫紗紗披上，然後委請她乳交。她二話不說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夾緊雙乳、開始前後套弄陰莖。你對於她的熟練感到好奇。雖然早有預感你不是哥們裡的第一個，而後來也得到她的證實：「我也跟港仔、施肥、嘴炮也做過！但我乳交過的就只有你呢」。她像裝可愛似的天真有邪。就在重播中的王建民投出第四次三振時你射精，量非常多，以 32F 為圓心蔓延開來，遍及她的脖頸到肚臍，也滴到陰毛上。她面無表情將下巴附近精液舔淨，旋即再次進入浴室。

後來那天晚上你們又搞了兩次，在這當中她接了一次手機。你更加快抽動，希望她忍不住而喊出聲，但她彷彿表達體貼般的忍了下來。值得一提的是，你從床底的光碟箱中，翻出範田紗紗本尊演的片。該劇說的是本尊在公車、電車、公廁、校園……等場所陸續遭到痴漢逆襲，最後被強迫顏射的劇碼。若合符節，你們邊看邊作，最後你等男優一起射精。她說她家門禁森嚴得要趕最後一班捷運，倒沒說要你別告訴駱駝。

關於ㄗ、炮：

前女友勉強答應見面把事情談開時，我忽然怔忡於，何以這短暫的人生像極了一株「ㄗ、炮」。

小時候國內法令尚未針對炮竹進行管制。年節前夕，老爸固定去和平西路附近購買一包三盒裝的水鴛鴦。我後來再沒看過如此威力強大、具震撼的炮竹。當前市面充斥蝴蝶炮、龍吐珠、金剛棒、仙女棒、沖天炮……那類斑斕卻有氣無力的產品。我從眾多的水鴛鴦中撿了一枚，捻著線香點燃引信，狼狽地躲進遠方的草叢，接著，期待鎮天價響的爆炸聲。但線香幾乎快燒完那株水鴛鴦仍保持長條形靜悄悄地躺在泥地裡。如經歷百年孤寂。接著又過了好幾分鐘，終於一陣悶響如從迢遠的未來傳回來。「那是ㄗ、炮啦！」。耳邊縈繞爸的聲音卻是記憶中從未有過的慈祥與生澀。因為在製造流程中受潮於是就壞掉了。不會爆炸，即使爆炸聲音也微小瘡啞。

我想起國小例行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男孩們有志一同地羅織差不多的

志願。當總統、醫生、科學家、工程師……在釉綠色框框的作文簿空格裡。就好像把作文簿當成卡通裡才有的「死亡筆記本」，鐫寫下的就會慢慢成真。草叢間傳來悶厚無助的撕裂聲，我們曾如此受到期待著，如今卻何其平庸醜陋。曾幾何時，我們變成么、炮，炮芯浸濕、火藥鬆軟……

我蹣跚地前往赴約。沿途街景宛如漆黑甬道中，我在無光亮、無救贖、缺乏歷史與理論的幽谷盡頭，踽踽緩行。不合時宜地腦海中運算一則算數。一隻蝸牛在竹竿上白天向上爬，晚上卻向下滑……牠可知竹竿盡頭空無一物。何其美麗又何其荒涼。

關於協商與見證：

你沒料到駱駝央請你作為她的見證人。在電話裡他依舊自顧自說著「反正你是學歷史的嘛，這事找你應該沒問題……」第一，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跟那傢伙那麼熟。第二，我還沒想到怎麼解釋跟範田的露水姻緣。第三，我只不過當過半學期的歷史小老師。真他媽夠白痴。

他們約在以前學校附近的泡沫紅茶店。你高一唯一一次爬牆翹課，就是因為掃除時間的抽籤結果，有個倒楣如你的傢伙，得出來替全班買三十杯 700cc 的珍奶。你大部分時間都沒聽懂協商的癥結，大概就是誰寫一篇類似「追悼」還是「懷舊」的文章，然後誰後來也寫了一篇。有幾個詞彙不斷地被提起，發表紀錄、時間點、存證信函、法律顧問、抄襲、巧合、比例原則……總之你作在旁邊毫無建樹，乾巴巴地吸乾你桌前的龍眼珍珠奶茶，然後在一疊包含收據、賠償與和解書的最後一頁，草率地簽個名字。

就在你們即將穿越那條——多年前你將奶茶灑了一地——的馬路前，你忽然覺得這一切都過於荒謬。你想到駱駝曾經跟你們成天廝混在一起的日子。某次體育課，你們翹頭出來抽煙打牌，駱駝像是若有所思地告訴你，說他這一生中，有兩次強烈疼痛經驗讓他印象深刻。一次是長水平智齒，但那年輕的實習牙醫草率地拔出半截，就縫合傷口。駱駝說後來又痛了半個多月才發現發炎化膿，只要一張開嘴，盡是黃稠流膿的血泡。另一次就是割完包皮的隔天清晨。當晨勃到來時，龜頭旁原本縫合傷口肉線逐一崩裂、鬆脫。血滴從糜爛的皮質層裡沁滲出來。據駱駝所說，他從此就很怕早晨的勃起。

你那時才恍然大悟。駱駝之所以非要挑選在朝會清晨打手槍的原因。原來跟你後來學到的「挑戰權威」壓根毫無關聯。

成長與疼痛。一體兩面，相輔相成。

就在協商結束過馬路時，你不假思索地推了走在馬路外側的範田紗紗一把。只因一時間你的右手蓄積太多情緒，總得有人結束這一切，總得有人挺身戰鬥，你想。就像拯救世界的超人、蝙蝠俠或蜘蛛人，即便大部分的冷漠傢伙還渾然未覺。紗紗矗立在馬路中央，無處可躲。再後來，你發現原本走你身後的駱駝，也跳入急駛而來輕型發財車的跟前。如電影風格般瞬間色彩、影像與聲音都停滯下來，接著緩慢地倒帶。你不知道從哪裡聽到了駱駝如廣播般從天而降的遺言。就像哪部法國大腕導演執導的電影，最後的長鏡頭加上畫外音。

「我真羨慕你……」

你發誓駱駝曾經說過同樣的話。高二寒假結束的開學典禮，老師神情肅穆地告訴我們——班上的某個同學春節期間與父母從中部某個牧場旅行返家途中，遭遇土石崩落意外。三噸重的土塊正對著他們車頂砸下，車毀人亡。你幾乎可以想像一家人模糊癟灰的肉屑與碎裂車體交混難分的血腥畫面。全班沒有透過表決卻很有默契地保留了那個座位直到聯考結束。

「你不覺得他很羨慕我們嗎？」大夥有時會談到往生的同學，駱駝語重心長地說。那時我才發現到，他確實是個文藝創作者。「我們依然活在這個時空，用功唸書，打籃球，在掃除時間偷懶躲在外掃區打混。可以繼續長大，翹課，把馬子，前程似錦。」

「你們不覺得他會很生氣嗎？」駱駝聲音越來越大。好像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原本屬於他的聲音。「我只不過坐在車廂裡什麼事都沒作呀！為什麼我得什麼都沒有就離開！為什麼你們還能這樣活著。安然無恙，理直氣壯地活著！」他像在遼朗的舞台前在搬演一齣氣勢磅礴的獨角戲，抑揚頓挫，字正腔圓。

「但是駱駝你知道嗎……只有死去的人，永遠他媽的是十七歲。」你若有所思地望向荒涼的柏油路。太陽強熾地直射路面，氤氳起一層又一層的鏡像幻影。只有死者被豁免於時間的損傷與羞辱。永遠滯留於耀眼的黃金時代，目送著早夭或衰老的人們。溫柔而強悍，寂寞而漫長。

何苦來哉。你對著如滌洗過的刷白路面輕聲低喃。「我才羨慕你咧！」

關於駱駝的葬禮：

你們大夥全員到期兩人一騎，騎得股溝間快裂開，終於來到畢業旅行時曾經造訪過的花東海岸。由你提著裝有駱駝骨灰的鐵罐。你們本來想模仿的是達斯汀霍夫曼的《畢業生》，但不知為何卻像極某部灑狗血的校園青春偶像劇。

那天你準備自首前掛電話給嘴炮，告訴他你殺了範田紗沙和駱駝。請他替你轉告其他同學。嘴炮像故意拖住你時間般的要你跟大夥聚一聚，說有件很重要的事非告訴你不可。

「你是真的還假的忘了？」嘴炮這句話，讓你慢慢回想起剛升上高二的那個暑假。那時你們決定故意送童山濯濯的地中海數學老師一罐生髮水，卻沒人敢去藥房跟老闆說。「他一定會覺得是我們要用的啦幹！」於是乎你們創造出一個虛擬的人物，也就是駱駝。「是我們班一個叫駱駝的禿頭要用的啦！」

後來，你們陸續替這個人物增加許多設定——他功課比你們都爛，卻一心只想唸文學系，長得醜不拉嘍卻整天肖想說要交漂亮女友，撞球很爛卻愛打，抽煙都要躲到最裡面的廁所，朝會時跑去打手槍，有一次趁體育課時翹頭出去竟從圍牆摔了下來……總之什麼孬胚堵爛的鳥事，大抵都是駱駝幹的，跟你們無關。但到後來，你們好像都知道駱駝這時候會說什麼話，作什麼事，他的聲音影響在你們葉腦的海馬體中浮現，然後你們忍不住異口同聲地訕笑他。

那範田紗紗理所當然也是假的呀，你恍然大悟。「就心理學來說，這大概是一種集體的潛意識吧。」後來轉到三類組，現在念醫科的港仔若有所思地說。

這時你才恍然大悟，駱駝的疼痛經驗似乎總與噁爛、流膿生蛆的情節勾聯在一起，就連範田紗紗也一樣。青春之於殘酷，成長之於疼痛。但你還是覺得故事哪裡不對，像在濛曖的時光隧道彼端曾經存活的獸。專家只依考古學理論，從其腳蹤爪痕，推測其身長體重、草食或肉食……還有多閃跳著的片段：那隻白天向上爬晚上向下滑的蝸牛；單眼皮女孩炫然欲泣的可愛側臉；你們合力在破曉前的幽冥中點起熒熒篝火，那熾亮幾乎燃起整座海灘；在園遊會的鬼屋裡炸起冰淇淋、把蒸飯間的便當調換次序、嘴炮搶過施肥的工藝課作品將它從三樓高的工藝教室一拋而下，畫出一條每個方程式皆無解的橢圓拋物線……透明到難以逼視的青春。

你們向海灘的彼端眺望，一年多前因你們半夜發酒瘋合力燒毀的舢板還在凜冽的海風中搖曳飄颺。哥們把「灑骨灰」（事實上是放在教室後面矮櫃裡整整一年的海苔屑！）的重責大任交給你。他們刻意低聲告訴你，似乎駱駝跟你最熟——他許多言行都是由你轉述給大夥聽。釉綠的粉屑滿天飛舞，旋轉、飄移、凋零、崩壞。悲傷的勇氣與飽和的淚水，記憶太重而遺忘太長。你在想說不定駱駝一直都存在，而不存在的人是你。一個冬天接著另一個冬天。

「這裡又不是沙漠，為什麼看到海市蜃樓？」你沒聽錯，清清楚楚，那是駱駝的聲音。